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二

左編

夷類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克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武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偁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

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羗云其俗謂疆雄曰贊
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官有大相副相曰大
論小論又有內大相曰論莽熱地有君長曰棄宗弄
贊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
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
遣行人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
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
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
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抗走青
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羗破之勒兵三

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羗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自松州夜襲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東寇、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栢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愧

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楮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梳鬘、襲統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墮城陷陳、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鵞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爲鵞、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二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祖卽位、弄贊獻金器十五種、以

薦昭陵進封寶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礪磧
等諸工詔許之永徽初弄贊死無子立其孫勿不事
故祿東贊相其國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
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令吉太宗禮之有異諸
蕃乃拜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以琅琊長公主外
孫女段氏妻之祿贊東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
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
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有子曰欽陵
曰贊婆祿東贊歿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
有諸羗羈縻十二州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

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總管、
出討吐蕃、拜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
爲欽陵所拒、上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儀
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永昌三
年、詔王孝傑爲武威道總管、唐休璟擊吐蕃、大破其
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
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張騫始通西
城、列四郡、据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
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
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法稅、舟車

權酒酤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
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驍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
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弄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
舊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
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憚南羌南羌連衡河西
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
不可渡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亾議乃格欽
陵遣使者隨郭元振入請和親朝廷疑未決元振上
疏以爲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
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

望未絕則善矣。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卽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計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部支等款塞。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虜于軍。諸子爭立。國

諸蕃遠鎮
地北而大
不可限

人立棄隸、踏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聞。又使大臣悉董熟固求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卽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坌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未及定，坌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朘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朘等戰武階，朘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

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歿者萬計訥時在武衛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駿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斬首萬七千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旣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請新誓帝謂昔已和親有成

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
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怛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
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四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
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
馳與謹怛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
九城故地、後二年吐蕃將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
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奭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
蕃戰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奭豫遣謀
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歟過
半會、君奭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

節度吏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
 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
 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
 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
 攻而還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
 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
 守珪爲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問於吐蕃
 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吐蕃
 數敗而懼屢請和親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
 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母議和惟明

曰、咎、贊、普、幼、是、必、遷、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
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
下、過、賞、以、甘、心、焉、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今、
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
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
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
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各、
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
內、之、悉、臘、略、通、華、文、旣、晏、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
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

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
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
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正字裴光庭等奏
吐蕃驍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
之慚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
亦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
哀天寶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
將哥舒翰爲大將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
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
虜至斷其後大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安西副都護高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吐蕃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太驚依山拒戰礮檣如雨仙芝以郎將李嗣業爲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

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
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
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
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埧駒嶺千峻阪四十餘里前有
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
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
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卽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
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
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
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

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是時吐蕃與南詔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劍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改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於是

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洮河郡於積石西及完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疆部也是歲贊普死子淳悉籠臘贊嗣遣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弔祠還貞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域置四鎮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爲戍卒繒帛爲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斂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隴右鄯州爲節度河西涼州爲節度安西北庭亦置節度關內則於靈州置朔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爲之藩衛及潼關

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邊州無備預矣至德初取雋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然歲內侵取廓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等與盟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郭子儀退軍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軍收上都以郭子儀爲留守初車駕東幸衣冠戚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竄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部

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馳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令公身爲元帥主上蒙塵于外國家之事一至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於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卽危矣不如取王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延昌與李萼皆從子儀子儀之隊千餘人山路狹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

二人好作
事于儀亦
大得其力

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城奔
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
目矣延昌與萼既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
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
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
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
大悅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訛等並
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
率爲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至約萼以數騎往
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廻至商州諸

史得仲卿

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爲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爲表裏以狀聞于子儀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澧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領衆却收長

安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爲然。遂抽軍而還。餘衆尚在。城軍撫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頽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師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子儀乘之。鼓行入。長安人心乃安。吐蕃還圍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衆恃其驍勇。明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又復屯原會。成渭。

殺高暉

之地子儀之入長安也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羗渾奴刺犯邊吐蕃大猶尚結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抗拒敷以兵器鳳翔墊屋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使橋路奉先李日越屯墊屋李抱真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晃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

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
虜大驚辟易曰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
無一矢着身者明日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
歿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斫其營斬
千餘級生擒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
五千獲馬橐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
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會懷恩
歿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議請擊吐
蕃自効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
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德宗卽位先內靖方

鎮顧歲與虜角其亡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遣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時乞立贊爲贊普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卽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卽發使者隨倫入朝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耳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爲

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奇。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漢衛決於贊普，乃克盟。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德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畤，又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于吐蕃。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

勇三千人入汧陽、誠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必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燾爲石州、跨河西、倚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帝使報結、盟、蕃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旣徙官以

賊不知變
耶似輸一
籌

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
信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
天子從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
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及
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
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真率六十騎爲
遊軍繞至蕃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
瑊曰請侍中以下服衣冠劍佩以俟命蓋誘其下馬
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朱鳳朝等皆入幕
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

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賊伏於
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遇
而不傷焉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
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
韓弇並爲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殄及
神策鳳翔河東大將孟目華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
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
奪其衣初漢衡爲亂兵所擊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
亦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
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如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

之盡驅而西。既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趾，約于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約之。夜皆踣于地，以髮繩各繫一楸，又以毛繩都覆之。守衛者臥其上，以防其亡逸也。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歸唐，而囚漢衡河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贊結，拒不受。初，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儻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爲營，以虞其變。」瑊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與同進瑊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瑊之濠

柵可踰越焉。及賊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賊之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于營中。賊既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輜重次與賊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賊復鎮于奉天。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宰相柳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之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

上變色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內苑門奏
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卽遞其表以
示之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
戎之情結贊召漢衡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
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
使吐蕃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
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越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
日千騎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
衆降清沔潛兵大象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
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市井皆滿爲

虛梁絕壑而升，守將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据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卽虜境，每菽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初，吐萬盜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鄙防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劔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合兵三萬，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載閱，二旬訖。

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遂戍之。當是時韋臯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臯俘馘三萬。降其首領。十二年尚結贊死。上以方渠合道木波背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向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木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

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聚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晨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管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

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城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

愚不知知
之又愚焉
人所中沮
天下事卒
矣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八年初吐蕃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十二年貶前入吐蕃使秘書少監田洎柳州司戶初洎入蕃爲弔祭使蕃請於長武城下會盟洎懦怯恐不得還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爲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並退于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縉統夏州以貪狠侵

出緒王位
之食不誅
而貶曰泊
自前有法
手

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將郝
玘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
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玘之
驅戮也、十四年吐蕃節度使論二摩總兵十五萬圍
鹽州爲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
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
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會昌二年
贊普死無子、以妃緝兄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
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
屬尚多、何至立緝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

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誦詭善幻約、三部得萬、
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與其宰相尚、
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
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
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
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
至十餘萬、禽思羅縊殺之、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千、
萬、擊婢婢、婢婢遣將龐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
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盛、
兵出、鬪、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

兵襲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婢婢將燭盧羣力用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羅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熊子惡擊恐熱一戰而歿婢婢糧盡引衆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畧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籍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降唐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覬得濟此河與居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將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復清水涇原原州

水論禁之
數會天雨
穀粒故

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
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
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
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爲解辦易服因詔差賜四道
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行者聽民墾莳貸五歲
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
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饌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
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會僕固俊與吐蕃大
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宋建隆二年靈
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崑等

護送入界、勅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干、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捕擊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斬之、令廷祚齎書賜尚波干等、會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干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羌地、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掠、三陽麻穰弓門等砦監軍巡檢使周承瑨等擊敗之、斬首數十級、腰斬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乃詔曰、秦州內屬、三族等頃慕華風、聿求內附、咸遂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來撓邊疆、豈朕信之未孚、而

吏撫之不至並觸蒙咎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剽吏
卽捕治寘之于法不須以聞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
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使賜以束帛有
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
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四年知
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
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稟祿經畧使張齊賢又
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
率兵討賊貽書繼和請師期先是遣宋沆等爲安撫
副使未行上謂宰相曰朕看盟會圖頗記吐蕃反覆

狼子野心之事。今已議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難
爲追襲。卽靈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
會兵。告之。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
族。已戮一人。紮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六
年。又遣祥逋族蕃官成逋。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討
賊。邊臣疑成逋詐。護送部署司成逋。懼逸馬墜崖。厥
上聞甚嘆息之。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
有戰功。凡再詣闕。朕皆召見。獎其向化。詔劾鎮戎官
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
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情繼

遷偏驪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
支爲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甲器幣羅支屢請王師
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師
期上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
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
國家之利降詔許之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
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傑者龍族
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死是月會繼遷黨攻
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戕于
帳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卹其家者龍凡十三

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西涼府既開羅
支遇害乃率龕谷蘭舟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
六族悉竄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
羅支弟廝鐸督爲首領二年廝鐸督遣其甥來貢仍
上與趙德明戰鬪功狀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
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樣丹宣力西隣委
以捍敵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廝鐸督以重恩意三
年鐸督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硫董安息香
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二種使者感悅而去族帳感
恩皆稽顙自誓不爲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

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廝鐸督令援結回鶻爲備，并賜鐸督茶藥襲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鐸督奉表謝。大中祥符元年，秦州曹瑋言熟戶郭廝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輒作文法謀叛，廝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携樣丹首來上，以廝敦陰害樣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廝敦獻地爲名，詔授順州刺史。瑋破魚角蟬，戮賞樣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匹，給以匹緜，或以少爲訴者，瑋斥之曰：

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唃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廝囉與李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逋哥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佖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唃廝囉。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廝囉下。不應妄予。乃用廝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已而逋哥爲亂。因廝囉置阱中。出收不附已者。守奔人間。出之。廝囉集兵殺逋哥。徙居青唐。西夏趙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湟。廝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

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淺，斷驢潛使人移，稀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遂不敢窺其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三

左編

夷類

西夏

太宗嘗宴羣臣苑中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
以制諸部對曰羗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繼
遷繼捧從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
於渭橋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建
隆四年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
授定難軍管内都知蕃落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

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總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
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
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
光實俱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
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
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
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册爲夏國王四年知夏
州安守忠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至城門
而返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
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

宋初已作
與國規模

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保吉襲保忠走之。李繼隆執保忠，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它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彊奪槊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羗人敢敵否？」浦曰：「羗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疆場，還所盜物，并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爲鄭州團練，留京師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

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兵應援而
守榮乃併爲一運繼遷邀擊于浦洛河紹斌不救衆
潰運餽盡爲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九月親部分諸
將李繼隆出環州繼隆奏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岡峽
徑趣平夏直擣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必敗
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行數日
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
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烏白池時虜銳甚超持
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
虜遂却遼亦遣使册德明爲大夏國王明年出侵回

鵬恒星晝見德明懼而還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爲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旣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四年遼王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爲言來攻京甸德明帥衆逆拒敗之五年遼復遣使賫玉冊金印冊爲大夏國王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天聖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於夏火星入南斗九年十月德明卒子曩霄立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嘗獨引兵襲破回鶻奪甘州

遂立爲太子數諫其父母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旣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元昊自率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旣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斯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旣還欲南侵恐唃斯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銜山築城凡州元昊旣悉有夏銀綏有靜靈延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

龍皆卽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
大建官以鬼名守全帳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
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卧移如
定多多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
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蕩山七萬
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自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
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
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
訖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
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羗

平夏兵不及也。宋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
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鄆。延欲自靜
德寒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
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
昊。元昊殺之，遂築壇受冊，卽皇帝位。元昊表至，羣臣
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滅矣。」諫官吳育
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
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
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牧
之。不報，未幾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殺

元昊若斬首獻者卽爲定難軍節度使而元昊又遣人齎娉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十一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又命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耳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

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窺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卒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巢穴須涉大海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鞭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勝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

壯士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
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
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伐反以竦爲
怯冬十月元昊寇保安軍指揮狄青擊敗之种世衡
於延安東北二百里築青澗城康定元年環慶路鈐
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砦主武英
入自北門拔之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澗砦踈土
兵寡弱又無宿將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
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旣而元昊
盛兵攻保安軍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

召之元昊旣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
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
道而前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
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
勒兵還并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
平遣軍校杖劒遮留得千餘人轉聞三日平遂與元
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
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
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
戎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

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州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勢格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帝以元昊勢益猖獗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釁許臣稍稍以恩信招降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澤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乃詔仲淹與琦等同謀仲淹言臣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

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保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之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復書、令去帝號、盡臣節、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元昊果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徼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桑懌爲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趣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

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或違節制
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趣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
一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斬首數百
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以騎兵趣之福分兵與懌
踵其後謀傳賊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爲一軍
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爲一軍屯
龍絡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
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旣遠芻餉不給士馬乏食
者三日元昊自將精騎十萬營于川口謀者言夏人
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

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虜
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爲先鋒見道有置數銀
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
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
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夏人陣中忽樹鮑
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旣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
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
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免福不聽聽揮四外鐵
簡挺身決鬪鏘中左頰絕其喉而死敵乃并兵攻觀
英初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寨騎兵三千餘爲諸將

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
珪自羊收隆城以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
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
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背死於陣觀以千餘人
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
三百人關右震動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
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趣利故至甚敗元昊雖數
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
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
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境

我詐彼信
被詐我亦
覺所軍值
相當

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
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
知清澗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臘
丸中遣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
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爲此兒戲邪囚嵩審
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
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
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藉曰此詐也乃屯兵
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
是時葛懷敏徙涇原經略副使王沿使懷敏督諸砦

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若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豪路已繼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獨范仲淹嘗言其稍懦不知兵議者欲以金縢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伏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況今武臣

多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受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二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政以節鉞啖其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上諾其言乃冊諒祚爲夏國主八年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

辛易

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子克柔權領州事、神宗卽位、夏國遣使奉慰、及進昉山陵、冬夏監軍寇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第夷山請降于青澗守將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盃、名山小吏喜受之、陰許歸款、歸款二名山未之知也、諤卽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其衆來、情僞未可知、戒諤無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

八續漢書卷之二十一
 納誑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
 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啓西蠻。非計
 也。乃共畫三策。今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
 詭言必可成。帝意誑不協力。徙之秦鳳。謬不待命。悉
 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張名山不得已。舉衆從
 謬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
 人來爭。謬擊敗之。誑劾謬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
 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十一月。种謬旣
 受寇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
 定等殺之。邊蠻復起。朝議以謬生事。欲棄綏誅謬。陝

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鼎言虜旣殺王官而又棄
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
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
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琦判永興軍
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
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而貶
种諤官安置隨州諤祚釔送殺定者六宅使李崇貴
等以獻十二月諤祚殂子秉常立熙寧元年三月遣
轉運使薛宗道等來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言
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

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崇貴至卽行冊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入戶諒祚遺之寶劔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劔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旣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使冊秉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萬愿旣而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達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旣恭順宣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

激變

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賜誓詔而綏州待得二砦，乃還夏主受冊。而二砦不歸。欲且先得綏州。遣罔萌訖以誓詔來言及趙嵩往交地。萌訖對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嵩曰：若然，塞門二壻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關訖。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偪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

卽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
大抵制詠瘦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卽州堡夜
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
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八月夏
激變人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兵多者號二十
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
城下九月乃退鈴轄郭慶等死之夏人來攻順寧砦
復圖撫軍府州折繼世及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
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种諤在綏德節制諸軍
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

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陷將沒千餘人皆沒初朝議以新築羅兀城去綏德百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遣人往視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棄羅兀城夏人進奉山陵後期詔今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慰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嘗自謂爲諸羗所立不得辭朝廷命不得而變西帥亟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諫官吳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

以爲不然。卒困中原而後賜封冊爲夏國主。良可惜哉。元豐四年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弑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召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

進帥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論以無其人
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旣無其人曷若已
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
后問策於庭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必拒
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
抄絕其餉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
師卒無功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略使麟
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
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呂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
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木炭堊土於其上板築立遂

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乘常殂子乾
順立生三歲卽位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
歸我陷執民當盡以給還三年夏人攻德靖砦諸將
米贊郝普戰死初哲宗問夏人來寇恭然笑曰五十
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
果破金明引退紹聖四年知渭州章綏以夏人猖獗
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
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以示
怯而陰具板築守戰備出胡蘆河川築二砦於石門
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綏迎擊敗

之三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惇大敗之章惇與惇意同故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偪夏人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徽宗卽位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責厚急乃遣弟詣保忠許之還爲夏之選者所獲遂追保

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
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
夏乃黥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
遼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
問首從賞同斬級今用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
招誘乾順遣使弭請皆拒之又今殺其牧放者夏人
遂入鎮戎略數百口執知鄜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湟
州自是兵連者三年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爲陝西
經略以討之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
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面不相覩乃潛穿

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葢朱峴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爲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持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知軍李明孟清皆爲

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貢自去之也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欽宗卽位四月陷震威城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時建炎元年也是歲金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順許之通問使傅雱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國書授雱爲夏

國請熙寧以來侵地蓋彼旣奪其地乃責償于宋以報之二年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揮其情是歲餘覲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黎宰覺欲誅之余覲父子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四年吳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國意五年吳璘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可用扼西夏右臂僞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也九年夏人陷府州乾順以世輔爲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世輔請兵

將報延安人役。夏主俾先討別種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爲出兵。遣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撒里骨走耀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金人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說王樞等降宋。哆訛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縛樞使人護送。行在世輔以其衆三千人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乾順在位五十四年。殂。子仁孝嗣。時年十六。詔還王樞。汲夏國之俘百九十人。紹熙四年。仁孝殂。子純佑嗣。鎮夷郡王安金乾順之孫。開禧二年。廢其王。純佑自

立。在位六年。殂。大都督府主遵頊立。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立。改元光定。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臘書西邊。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盞以重兵宿鞏州。夏主畏其侵迫。乃遣招討甯子寧赴蜀。圖議夾攻秦鞏。蜀帥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焞答書勅將吏嚴兵以待。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遵頊殂。丙戌。德旺殂。南平王覲立。二年丁亥。爲元所取。國遂亡。初。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鞏州。士人

張元與吳昊